

绝对辨音力

〔苏〕 谢苗·拉什金 著



摘译 增刊

上海人民出版社

绝对辨音力

〔苏〕谢苗·拉什金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绝对辨音力

《摘译(外国文艺)》增刊

〔苏〕谢苗·拉什金著

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三年级师生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 字数 156,000

1975年5月第1版 197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 10171·428 定价: 0.61元

内部发行

根据苏联《十月》杂志 1973 年第 10、11 期译出。

批判苏修小说《绝对辨音力》

——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三年级师生发言纪要

我们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三年级革命师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到学科领域中去，紧密结合反修防修的战斗任务组织俄语教学，翻译了苏修中篇小说《绝对辨音力》。在翻译过程中反复学习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思想，对这部毒草小说进行了批判。

下面是革命师生在一次批判大会上的发言纪要。

军国主义教育是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产物

王桂华(学员):

小说描述了苏修某城市一个中学校长的所谓“教育试验”。这个“教育试验”是当前苏联教育日益向军国主义方向发展的铁证。

普罗霍连科“教育试验”的主要内容是吸引学生参加“军事游戏”，然后对他们进行“集体教育”。什么是普罗霍连科的“军事游戏”呢？那就是“要把孩子们按照军队的方式组织起来”，“不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学会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然后“制服”他们，使学生成为服服贴贴的驯服工具。在普罗霍连科

的控制下，学校变得阴森而又恐怖。请看，学校大楼的楼梯口和出口处岗哨一动不动地站着，他们穿着军装，拿着木枪，低年级的学生走到他们跟前就吓呆了。每个学生从他们旁边走过时，都把自己的通行证插在刺刀上。集合的号声象战时的警报一样，孩子们一听到就惊慌失措。当学校广播里响起了呼号声时，就连普罗霍连科的助手玛丽雅也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战争。

为了保证这种“试验”的顺利进行，普罗霍连科认为需要一种“发酵剂”。所谓“发酵剂”就是有“组织能力”的，能“强迫其他孩子服从自己”的学生头。为此，他不辞辛苦地走遍了民警局所有的少年犯拘留所，与绝大多数少年犯罪分子谈了话，并且从他们中间物色到了小流氓头子舒金。普罗霍连科发给他军装、武装带，让他当少先队大队主席，并授予他决定少先队行动、任意侮辱和处罚其他同学的大权。这个“发酵剂”果然起了“发酵”的作用。在普罗霍连科的支持下，他带领学生到处干坏事，骂人，打人，以至逼得同学扎维雅洛夫自杀。

请问，难道这是“军事游戏”吗？这是“教育试验”吗？不，这是地地道道的军国主义教育，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德国希特勒纳粹分子曾经竭力推行过的军国主义教育的翻版。

杨晓龙(学员):

今天苏联的情况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法西斯德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当初，希特勒为了实现其吞并全球的野心，在德国大力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在中小学中成立少儿队、少女队，在青少年团体中进行各式各样的军事政治训练。年满十八岁的青年必须参加劳动服役，然后强征入伍。教师必须受过军队的训练，否则不能聘用。今天，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步希特勒的后尘，把军国主义教育作为苏联各级各类学校的一门基本课程，必须进

行考试、记分，甚至规定把接受军国主义教育的总评写在毕业证书上。这门功课不及格的学生不发给毕业证书。此外，还选派一些军人到学校里去，负责青少年的初等军事训练。并决定把共青团变成他们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工具，强制苏联青年接受这种法西斯教育。这一系列做法同当年希特勒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苏修总是声嘶力竭地叫嚷什么“缓和”、“裁军”、“和平”，但是普罗霍连科的这个小小的“教育试验”却暴露了它假缓和、真争夺，假裁军、真扩军，假和平、真备战的真面目。

肖连义(学员):

但是小说《绝对辨音力》却替这种赤裸裸的法西斯行径披上了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

小说里有这样一个情节，普罗霍连科指使舒金带领学生收集废纸的时候，少先队员茹科夫在舒金的催逼下，为了追求指标，把卫国战争中牺牲的外祖父与亲属之间的书信当作废纸交出来了，现在已不知去向。这件事在学校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上上下下都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故，甚至惊动了市苏维埃主席。普罗霍连科虽然害怕此事张扬出去破坏“试验”的名声，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是很不好的，是侮辱了历史。所以在为了这件事召开的少先队集会上，他全副武装象一个即将出征的士兵一样出现在学生面前。他说：“我穿上军装，是因为我准备捍卫我们的过去”。作者如此渲染这个事件，是要把今天苏修所搞的军国主义说成是十月革命和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传统的继续。但是，自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以后，社会主义的苏联就蜕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家了。它到处与美帝国主义争夺霸权，搅得世界不安宁；它到处干

涉别国内政，甚至武装占领别国领土；它还打着“天然盟友”的旗号欺负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这一切岂是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掩盖得了的吗？！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苏修新沙皇兜售的“爱国主义”，是货真价实的日本侵略者、希特勒式的“爱国主义”，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主义，也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考茨基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利益而提出的“保卫祖国”这一反动口号的翻版。

周宏成(教师)：

普罗霍连科的“教育试验”适应勃列日涅夫之流在国内大搞军国主义教育的需要，因此得到苏修各级当权派的全力支持。市教育局人事主任西什金对普罗霍连科的“试验”大开绿灯。普罗霍连科任意地把玛丽雅从农村调到城市，又轻而易举地把她踢出校门，都是得到西什金同意的。不仅如此，西什金还精心安排普罗霍连科与莫斯科记者拉夫罗夫相识，让拉夫罗夫写文章，给普罗霍连科的“试验”制造舆论，扬名全国。市苏维埃主席鲍勃罗夫实际上也是“试验”的积极支持者。他对普罗霍连科提出批评，只是因为他嫌普罗霍连科的作法太蠢、不得人心。他教给普罗霍连科一个秘诀：“慷慨地献出自己东西的人，收获必定也大。”就是说，要在军国主义的外面罩上一件“人道主义”的外衣。“难道用得着我来教你们吗？”鲍勃罗夫对普罗霍连科怒气冲冲地说。是啊，一面大搞侵略扩张，一面高叫“友谊”、“援助”；一面对国内外人民残酷剥削压迫，一面标榜“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

是修正主义的惯用手法。普罗霍连科居然连这一点也忘记了，怎么不叫上司生气呢？但生气归生气，到底是一家人。所以鲍勃罗夫还有一句话：“喜欢军事游戏，这很好。”

“仁爱，善良”是推行军国主义

教育的一块遮羞布

杨 林(教师)：

小说作者对普罗霍连科试验的态度与鲍勃罗夫是一样的。乍一看，他似乎对普罗霍连科有所暴露，有所否定，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出，他所反对的只是普罗霍连科的那一套过于露骨的做法。这从玛丽雅和普罗霍连科的所谓矛盾中可以看出。小说大写校长普罗霍连科和女主角玛丽雅之间的矛盾。真是章章有矛盾，回回有斗争，闹得不亦乐乎。然而普罗霍连科和玛丽雅之间真的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吗？没有。他们在推行同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同一个目的服务，不过具体做法稍有差异。普罗霍连科主张对学生采用高压政策，用开除，不准参加少先队夏令营，甚至用武力来“制服”学生；而玛丽雅则主张循循善诱，用“仁慈”、“善良”、“母爱”来感化学生，宣扬的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他们俩，一个是硬，一个是软，一个是打，一个是拉，唱出一台粗暴与善良结合的双簧戏，目的都是为苏修叛徒集团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为社会帝国主义路线训练驯服工具。

朱友君(教师)：

我想举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玛丽雅原来很不喜欢扎维雅洛夫，可是后来却又把扎维雅

洛夫当作得意门生。态度所以转变，是因为扎维雅洛夫写了一首关于猫和小鸟的诗。这首诗写的是墙角边蹲着一只舔着利爪的饿猫，想吞吃屋后的一群小鸟。作者说他可怜猫：

“我有点儿可怜它，
因为它在挨饿。
我不应该可怜它，
因为它嗜血成性，
常破坏鸟窝……。

.....

愿猫儿和鸟儿释嫌成友，
愿鸟儿和猫儿和睦相处！”

这首诗为什么能够打动玛丽雅？原来它迎合了社会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需要。玛丽雅知道，扎维雅洛夫写的不是猫儿和小鸟，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扎维雅洛夫一贯受舒金一伙的歧视和迫害，他觉得这种关系很象饿猫和小鸟。这个比喻是相当形象的。但是，玛丽雅欣赏的当然不是这个比喻，而是对“猫”的感情和关于猫和鸟儿“释嫌成友”的希望。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一种阶级关系。舒金等在学校横行霸道，不是什么个人的品行，而是普罗霍连科之流修正主义者在通过对学生和教师实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因此，为“猫”辩护，可怜“猫”，实际上就是为法西斯专政辩护，要求人们理解和谅解法西斯专政。玛丽雅感到这种感情“纯洁可信赖”，正暴露了她所讲的“仁爱”和“善良”是要人们爱法西斯主义。

再者，当今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正象一只嗜血成性的野兽，舔着利爪，窥伺方向，它窜到那里，那里就要遭殃。难道对这个居心叵测、到处称霸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还要给予“可怜”吗？而玛丽雅的“仁爱”和“善良”就是要第三世界人民容忍超级大国的吞噬，所谓“释嫌成友”只不过是一帖麻醉剂罢了。我们切不

可书生气十足，中了修正主义者的奸计。

杨 林：

由此可见，玛丽雅所鼓吹的“仁爱”和“善良”与普罗霍连科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是一个铜钱的正反面，都是为了适应社会帝国主义的需要。象叛徒、卖国贼林彪一面叫喊“两斗皆仇，两和皆友”一面搞法西斯政变一样，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也需要反革命的两手。普罗霍连科的那一套当然是十分需要的，但是用棍棒来教育学生的方法实在是太露骨了。它把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本质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这容易引起人民的愤怒，激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怎样在魔鬼脸上涂上一层胭脂，给勃列日涅夫推行的军国主义找一块遮羞布，借以欺骗人民呢？这就需要象玛丽雅之类的人物登场。

伟大导师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普罗霍连科和玛丽雅正是在分别扮演着刽子手和牧师的角色。玛丽雅的所谓“仁慈”，“善良”，“母爱”正是普罗霍连科法西斯教育这“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无怪乎在小说结束的时候新闻记者维克多说：“真理可以分为两部分”，即两个人都是正确的，而各自代表“真理”的一部分，二者的结合就是尽善尽美、完全的“真理”了。维克多所说的“真理”，当然是指社会帝国主义的路线和理论。维克多的这句话不仅说明了普罗霍连科与玛丽雅的本质一致而又互相补充的关系，同时也表明了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对他们的态度。为了把苏联青年训练成一批法西斯分子，苏修新沙皇不仅需要普罗霍连科这样挥刀舞戈的刽子手，而且也需要象玛丽雅这样善于伪装的骗子手。

总之,《绝对辨音力》使我们看清楚了今天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教育的实质,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

唯心主义“天才论”是法西斯教育的理论基础

于 宁(学员):

小说在狂热地鼓吹军国主义的同时,竭力鼓吹唯心主义先验论,特别是“天才”的理论。普罗霍连科的军国主义教育就是以反动的“天才论”为理论根据的。他把学生分成不同的等级:以舒金为首的少数统治者和大多数被统治者,并且不择手段地树立舒金的“权威”。这明明是为了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需要,可是普罗霍连科却说他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才能。他以彩画匠与艺术家做比喻,说明人生来就有高低贵贱之分,有人可以成为高级的“艺术家”,有人则只可作低级的“彩画匠”。他认为教师的职责就在于把这些天赋不同的人区别开来,即所谓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天赋”,并且说“这是苏联教育事业上未来的课题”。

玛丽雅的教育思想的核心同样是反动的“天才论”。她所鼓吹的“绝对辨音力”,就是普罗霍连科所说的“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才能”。所不同的是,她不象普罗霍连科那样毫不掩饰地拿“天才论”来为法西斯主义辩护,而是转了个弯,在“仁爱”的幌子下宣传法西斯主义,维护资产阶级专政。表面上看,她所喜欢的是扎维雅洛夫的“写诗天才”,实际上,她所看中的是这个学生很可

能培养成为与自己一样的角色——为帝国主义充当骗人的“牧师”。

总之，普罗霍连科和玛丽雅都是通过鼓吹“天才论”来培养社会帝国主义的接班人。只是两人的分工不同，一个偏重于培养“天才”的刽子手，一个则偏重于培养“天才”的牧师。

普罗霍连科和玛丽雅以“天才论”作为法西斯教育的理论根据。这并不奇怪。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都要借助于“天才论”，把少数人说成是天生的统治者。外国的且不说，在中国，从孔老二到林彪不都是这样吗？我们发现，今日苏修的教育理论、教育思想与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孔丘简直是惊人的相似。普罗霍连科等说要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才能；孔老二则讲“因材施教”。孔老二自称“受命于天”，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生而知之”的天才，把一小撮奴隶主贵族说成是不经过学习、实践而知道一切的“上智”；普罗霍连科关于艺术家和彩画匠的论调、玛丽雅所宣扬的“绝对辨音力”，和孔老二的“生而知之”也是如出一辙。应该说普罗霍连科、玛丽雅等是孔老二的新门徒。这种现象告诉我们，只要有剥削阶级存在，就会有人鼓吹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而且必然在教育思想、教育路线中反映出来。今天这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是否对我们还有影响呢？这是很值得深思的。我们要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严肃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天才论”，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不这样，工农兵就不可能牢固地占领教育阵地，不可能培养出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徐 平(学员)：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那就是玛丽雅和普罗霍连科搞的那一套教育思想和方法并不是今天才形成的，早在无产阶级专

政时期的苏联就形成了。凯洛夫的教育体系就是一个代表。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面临着更激烈、更复杂的斗争。首先是要战胜资本家的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这种思想上的反抗，表现为资产阶级利用他们在文化方面的优势，拚命宣扬和传播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对抗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对抗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的这种反抗在教育战线上强烈地表现出来，因为“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为了战胜资产阶级的这种反抗，列宁教导工人阶级必须重视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要否定旧学校”，“要善于领导教师群众”，即对广大教师进行教育和改造，“要培养出一支新的教育大军”。在列宁领导下，苏联党和工人阶级为此进行了英勇的斗争，采取了一些革命的措施。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决不肯轻易放弃教育阵地。他们仍然千方百计地想要统治学校，把学校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特别是在三十年代后期，苏联党内产生了阶级斗争熄灭论，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滋长提供了适当的气候和条件，资产阶级更加放肆地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了。统治了苏联教育几十年的凯洛夫的教育体系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这个教育体系用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唯心主义的“天才论”来掩盖教育的阶级性，在“超阶级”的幌子下大肆宣扬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从而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和培养人才。正是因为这种资产阶级教育体系一直统治着苏联的教育，所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根本不花什么力气，就可以用学校教育来为修正主义路线服务了。

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这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在上层建筑

各个领域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意义。在我国，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里的势力也是很大的。凯洛夫的教育体系也曾经在我们学校里占统治地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翻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学校的统治，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受到了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状况也正在改变。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敌人还在伺机反扑，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扼杀教育革命的新事物；大部分教师所受的旧思想、旧习惯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克服的；我们来自工农兵的学员“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也面临着艰苦的自我改造任务。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感到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但是，无论担子有多重，我们决心挑起来！我们决不让苏联变修的历史在我国重演！我们一定要牢固地占领教育阵地！

赵月英（工宣队队员、三年级党支部副书记）：

在党总支、党支部的领导下，我们全年级的工农兵学员和革命教师投入了翻译和批判这篇小说的战斗。这是一场反修实战。在斗争中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克服了为翻译而翻译和单纯学习语言材料的错误倾向。在八个星期的翻译和批判过程中，大家认真地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学习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强大的思想武器，批判修正主义，带动了翻译工作。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共开了十五次批判会，写了二百二十多篇批判稿，并结合教学用外语进行了批判。

通过这次批判，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列宁曾经说教育任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更为重要的

作用”。确实，我们能不能掌握教育权，能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能不能培养出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关系着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苏联的教育成为资本主义复辟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工具，这对我们是一面镜子。它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安闲地栽桃树李，而必须准备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武器而进行不懈的斗争。为此，我们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另外，通过这次翻译和批判，工农兵学员和革命教师的政治觉悟有所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得到了锻炼，师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外语水平都有所提高，教师还在翻译、批判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找出了教学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这些为我们更好地结合战斗任务组织俄语教学，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到学科领域中去，搞好外语教育革命积累了经验。

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的教导，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在斗争中把广大工农兵学员和革命教师培养成坚强的反修战士。

第一章 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

“注意！注意！旅客们，公民们……”车厢顶板下的广播器嘶哑地报告着，“本次列车误点两小时……”

我那沉默的邻座露出讥讽的笑容。“哼，可不是误点了，”——他那意味深长的眼光似乎是在这样说。

整个早上他没有讲过一句话，但我有这么一个感觉：他是我们软卧车厢包间中最健谈的一个人。不管哪个旅客讲完一句话，他都自负地笑笑，撇撇嘴，表示自己不同意。

第一个忍受不了这种“批评”的是一个年纪已经不轻的男人，花白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一张血红的脸，看来什么时候受过烧伤。他吃力地站起身来，左腿一踮一踮地走到过道上。我九岁的儿子就站在那儿的窗边。

“咱们抽支烟吧？”男人眨眨眼挑逗地对沃夫卡说。

“好哇！”沃夫卡高兴地同意了。

看样子，他们早已交上了朋友，彼此这样的交谈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门半开着，我无意中听到他们谈话的片断。

“那么说，你妈妈是个教师啰？她教什么？”

“什么都教。”沃夫卡肯定地说。

他们两人都笑了起来，这使我不由得感到羡慕。我的儿子交朋友是多么容易，可我却是那么困难，很明显，这是我多年隐